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 桃花盛开

返阳北方◎著

- ◎桃花盛开
- ◎风中芦苇
- ◎故乡在芦苇深处
- ◎穿过歌声的门
- ◎生活让你沉默寡言
- ◎小石阿旬的幸福生活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013071395

I247.7  
1509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 桃花盛开

返阳北方◎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78658

I247.7

1509

013071322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盛开 / 返阳北方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11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5302-6

I. ①桃… II. ①返…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843 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桃花盛开

杨宏峰 主编  
返阳北方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王晓菊

封面设计 陈燕

责任印制 张国祥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5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559 印数 3150 册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302-6/I·1351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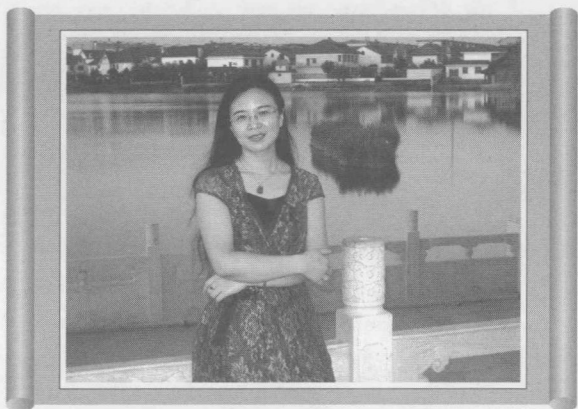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声明: 请封面题图作者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0951-5014142)联系。

#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 讴阳北方

原名姬淑喆，回族，20世纪70年代生于河北黄骅。有诗作400余首刊发于《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中西诗歌》等国内外刊物，并入选《中国新诗白皮书》《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天鹅的情歌》、长篇小说《无人处落下泪雨》《锦绣年华》，编剧有电视剧《海边女人》，另发表随笔、评论多篇。现为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 总序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

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



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自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

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

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 目 录 CONTENTS

---

- ◎桃花盛开 ..... / 1
- ◎风中芦苇 ..... / 11
- ◎故乡在芦苇深处 ..... / 52
- ◎穿过歌声的门 ..... / 101
- ◎生活让你沉默寡言 ..... / 159
- ◎小石阿匐的幸福生活 ..... / 192

## 桃花盛开

春天刚刚露了头，文老太太就开始盼着桃花开了。粉红俏丽的桃花一开，清幽淡雅的香气飘进屋子，她的大女儿就该来了，就把她接走了，住到她们家宽宽大大的院子里，让她吃上热汤热面。女儿家的院子里也有桃花，还有石榴花，不过石榴花开得晚些，火红火红的像小灯笼，透着满足，透着踏实，不像桃花，桃花的花色太淡了，看着就是命薄的样子。要不怎么就把女人比桃花呢。文老太太忽然想起老伴活着的时候，也把她比过桃花，可那层含意就不一样了。那一年，老伴仿佛提前有了预感，特地从村后的桃树园里起回两棵桃树苗，非要种在门前。他对她说，等我不在了，就让它们陪着您吧。那一年老伴八十，她七十二。第二年的春天刚刚来，老伴就急着看桃花。他对她说，我特意挑的树苗，隔年就开花。

他娘，你是不知道，每年咱园子里的桃花一开，就让我想起你年轻时候的脸，哎呀，那叫好看。她骂他老不正经，牙都没了还想着花，嘴上嗔着，心里却分明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儿往上钻，偷偷望望大门外面没人，这才放心地捂住缺了牙的嘴，偷偷地笑了半天，那心情，真跟小姑娘似的。可是，老伴没有等到桃花盛开就去了，去得那样快。他拉血拉了半年多，愣是没让她知道。

老伴走了十年，这十年里文老太太每年最盼的就是桃花开。

可是，今年的春天好像有些不同往常，冷空气总是今天刚走，明天又来了。电视里说冷空气是从一个叫西伯利亚的地方吹过来的，文老太太就猜想西伯利亚肯定是座大冰山，太阳都晒不化它，要不怎么每年冬春它都能把冷风往中国吹？文老太太真有点恨那个生长寒冷的西伯利亚，就像恨那些把花草都冻死的冬天，恨让她一个人待在冷屋子里的冬天。文老太太正生着西伯利亚的气，一个胡同住着的九嫂子突然走了。本来她们老姐妹每天互相走动走动，凑在一起说些老话儿。九嫂子总说人世间的看够了，不想再看了。她是扎缸死的，一缸冷水把她带去了天国。文老太太听说，一颗眼泪都没掉，拄着榆木拐杖去看了几眼九嫂子，想起她说的话：人就怕活又活不得，死又死不了，没奔头。文老太太劝过她，信主<sup>①</sup>吧，真主会给你指引。可九嫂子半信半疑，那是你们的主，能庇佑我吗？文老太太说，只要想，主就在每个人心里，主的力量无处不在。可是九嫂子说，人心早被西伯利亚吹过来的风灌满了，冷得装不下你那个主。文老太太叹息着：九嫂子心里到底是

---

<sup>①</sup>主：即真主。阿拉伯语音译为“安拉”、波斯语音译为“胡达”，即伊斯兰教所信仰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无二主宰。

空的……

九嫂子走了，人们照样不慌不忙地过自己的日子，村子里照样天天都是打麻将的声音，推牌九的声音，间或夹杂着男人打老婆的哭声、大人打孩子的哭声，一堆堆农具生了锈堆在屋檐下，就连骡马都整日卧在栏里。九嫂子的死就像一阵小风吹过村子，风过去了什么也没留下。文老太太觉得人心里都是炒过的沙子。

文老太太更是盼着桃花开了，盼着桃花的笑脸能带走冬天最后一丝寒冷。她开始把一天的主要活动从炕上扩大到地下，扩大到院里。她把冬天接在坛坛罐罐里的雪水从房里搬出来，搬到阳光底下晒，晒暖了，一盆一盆都浇了桃树，还把二女儿特意给她买的红茶泡好了沤烂了，一杯一杯全当了花肥。她今天给桃树松松土，明天又把刚松好的土踩结实。她无比精心地侍弄着桃树，好像侍弄她的儿女们。有时候，她分明听见初春的阳光就在那些枝枝杈杈里流淌，还细声细气地唱着歌儿，分明看见桃树的根已经吸足了雪水，喝饱了花肥，可就是不见树枝打苞，桃花露头。文老太太等得心都焦了，眼花得更厉害，有几回看见个红色塑料袋儿被风刮到桃树上，都以为是桃花开了。

文老太太开始生气，生春天的气，生桃树的气。一生气，凉馍冷饭更是咽不下了，索性不吃了，把馍掰碎了，泡软了，端到隔壁邻居家喂了鸡。文老太太一边“咯咯咯”地唤着鸡，一边和坐在门槛上吃饭的邻居家小孙子说着话：就是一粒粮食也得让活物吃到嘴里，糟蹋粮食有罪。小孙子听不懂老太太的话，扒两口饭，捧着碗去看兔窝里红眼睛的小兔子，米饭粒儿就从门口一直掉到兔窝前。老太太拄着拐杖挪过去，把掉在地上的饭粒一颗一颗捡起来，放到手掌里托着，又把孩子粘在嘴角的饭粒一颗一颗捏下来，也



放到手掌里托着，再挪到鸡窝边撒到鸡食槽子里。邻居媳妇看了，笑老太太，咱可不缺这几颗粮食，老太太，看把您老累着。文老太太瘪了嘴，你可别小瞧这几粒粮食，过贱年那会子，土都吃了，日子好了可不能忘。又絮絮地说起闹灾荒时的日子，说起院里的一棵老榆树，用它的皮养活了一家人。邻居媳妇笑笑，不说话。后来，邻居媳妇提着点心进了老太太的屋，说是男人从县城买回好多，孩子吃不了，把点心盒子往老太太怀里塞：人老了，好饿，你老饿的时候垫补垫补，这蛋糕软和。娘俩儿正推让，大儿媳妇一脚迈进来，手里拿着半块烙饼，一眼瞧见那点心盒子脸就长了：啥稀罕东西往这儿拿，娘啊，你也是，想吃啥，说一声，天上的星星媳妇也给你买，显得媳妇孝顺，你也懂事，用得着别人跑到这儿充好人。邻居媳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前脚走，后脚点心盒子就飞出了门。老太太生气了，生春天的气，生桃花的气，生自己的气，生女儿的气。她叨咕着：盼着来的咋就这么难？

文老太太真是生了一辈子的气。老伴儿活着的时候常劝她，天天背个气口袋有用吗？她也知道，没用，什么也改变不了。可她就是生气，管不住自己。你说哪有不生气的事？老伴说他不生气，他就真不生气了？他是没办法，她知道。就说那年，因为大儿媳妇生不出儿子，大儿子托人从南边拣回一个男孩，大儿媳妇想不通，把个两岁的孩子扔在屋外的寒风里，砸了锅扒了墙，他不生气吗？把孩子放在老太太怀里揣着，自己跑到集上买了新锅，给他们安上，到窑上买了新砖，给他们垒上，一句重话都没说。收麦子的时候，老伴给得了腰疼病的二儿媳妇家多干了两天活儿，三儿媳妇跳着脚叫着他的名字骂，他不生气吗？把正给他们家泥房的抹子撅了，愣是一声没吭。他是为儿女哩，她知道。当年在东北的矿山